紅樓夢/第09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九十二回　評女傳巧姐慕賢良　玩母珠賈政參聚散

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，連忙問秋紋道：“老爺叫我作什麼？”秋紋笑道：“沒有叫，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，我怕你不來，才哄你的。”寶玉聽了才把心放下，因說：“你們請我也罷了，何苦來唬我。”說著，回到怡紅院內。襲人便問道：“你這好半天到那里去了？”寶玉道：“在林姑娘那邊，說起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，便坐住了。”襲人又問道：“說些什麼？”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。襲人道：“你們再沒個計較，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，或講究些詩句，也是好的，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。又不是和尚。”寶玉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們有我們的禪机，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你們參禪參翻了，又叫我們跟著打悶葫蘆了。”寶玉道：“頭里我也年紀小，他也孩子氣，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，他就惱了。如今我也留神，他也沒有惱的了。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，我又念書，偶然到一處，好象生疏了似的。”襲人道：“原該這麼著才是。都長了幾歲年紀了，怎麼好意思還象小孩子時候的樣子。”寶玉點頭道：“我也知道。如今且不用說那個。我問你，老太太那里打發人來說什麼來著沒有？”襲人道：“沒有說什麼。”寶玉道：“必是老太太忘了。明兒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，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個老規矩，要辦消寒會，齊打伙兒坐下喝酒說笑。我今日已經在學房里告了假了，這會子沒有信兒，明兒可是去不去呢？若去了呢，白白的告了假，若不去，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。”襲人道：“据我說，你竟是去的是。才念的好些兒了，又想歇著。依我說也該上緊些才好。昨兒聽見太太說，蘭哥兒念書真好，他打學房里回來，還各自念書作文章，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才睡。你比他大多了，又是叔叔，倘或赶不上他，又叫老太太生氣。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。”麝月道：“這樣冷天，已經告了假又去，倒叫學房里說：既這麼著就不該告假呀，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兒。依我說落得歇一天。就是老太太忘記了，咱們這里就不消寒了么，咱們也鬧個會兒不好么。”襲人道：“都是你起頭兒，二爺更不肯去了。”麝月道：“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，比不得你要好名兒，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！”襲人啐道：“小蹄子，人家說正經話，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。”麝月

道：“我倒不是混拉扯，我是為你。”襲人道：“為我什麼？”麝月道：“二爺上學去了，你又該咕嘟著嘴想著，巴不得二爺早一刻兒回來，就有說有笑的了。這會兒又假撇清，何苦呢！我都看見了。”

襲人正要罵他，只見老太太那里打發人來說道：“老太太說了，叫二爺明兒不用上學去呢。明兒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，只怕姑娘們都來，家里的史姑娘，邢姑娘，李姑娘們都請了，明兒來赴什麼消寒會呢。”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：“可不是，老太太最高興的，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。”襲人也便不言語了。那丫頭回去。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，巴不得頑這一天。又聽見薛姨媽過來，想著”寶姐姐自然也來”。心里喜歡，便說：“快睡罷，明日早些起來。”于是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，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請了安，又到賈政王夫人那里請了安，回明了老太太今兒不叫上學，賈政也沒言語，便慢慢退出來，走了幾步便一溜煙跑到賈母房中。見眾人都沒來，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，跟著幾個小丫頭過來，給老太太請了安，說：“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，陪著老太太說說話兒。媽媽回來就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好孩子，我一早就起來了，等他們總不來，只有你二叔叔來了。”那奶媽子便說：“姑娘給你二叔叔請安。”寶玉也問了一聲“妞妞好？”巧姐兒道：“我昨夜聽見我媽媽說，要請二叔叔去說話。”寶玉道：“說什麼呢？”巧姐兒道：“我媽媽說，跟著李媽認了幾年字，不知道我認得不認得。我說都認得，我認給媽媽瞧。媽媽說我瞎認，不信，說我一天盡子頑，那里認得。我瞧著那些字也不要緊，就是那《女孝經》也是容易念的。媽媽說我哄他，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。”賈母聽了，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，所以說你哄他。明兒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，他就信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你認了多少字了？”巧姐兒道：“認了三千多字，念了一本《女孝經》，半個月頭里又上了《列女傳》。”寶玉道：“你念了懂得嗎？你要不懂，我倒是講講這個你聽罷。”賈母道：“做叔叔的也該講究給侄女聽聽。”寶玉道：“那文王後妃是不必說了，想來是知道的。那姜後脫簪待罪，齊國的無鹽雖丑，能安邦定國，是後妃里頭的賢能的。若說有才的，是曹大姑、班婕妤、蔡文姬、謝道韞諸人。孟光的荊釵布裙，鮑宣妻的提瓮出汲，陶侃母的截髮留賓，還有畫荻教子的，這是不厭貧的。那苦的里頭，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，蘇蕙的回文感主。那孝的是更多了，木蘭代父從軍，曹娥投水尋父的尸首等類也多，我也說不得許多。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，是魏國的故事。那守節的更多了，只好慢慢的講。若是那些艷的，王嬙、西子、樊素、小蠻、絳仙等。妒的是禿妾髮，怨洛神等類，也少。文君、紅拂是女中的……”賈母聽到這里，說：“夠了，不用說了。你講的太多，他那里還記得呢。”巧姐兒道：“二叔叔才說的，也有念過的，也有沒念過的。念過的二叔叔一講，我更知道了好些。”寶玉道：“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，不用再理。明兒我還上學去呢。”巧姐

兒道：“我還聽見我媽媽昨兒說，我們家的小紅頭里是二叔叔那里的，我媽媽要了來，還沒有補上人呢。我媽媽想著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，不知二叔叔要不要。”寶玉聽了更喜歡，笑著道：“你聽你媽媽的話！要補誰就補誰罷咧，又問什麼要不要呢。”因又向賈母笑道：“我瞧大妞妞這個小模樣兒，又有這個聰明兒，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，又比他認的字。”賈母道：“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，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的。”巧姐兒道：“我也跟著劉媽媽學著做呢，什麼扎花兒咧，拉鎖子，我雖弄不好，卻也學著會做幾針兒。”賈母道：“咱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著自己做，但只到底知道些，日後才不受人家的拿捏。”巧姐兒答應著“是”，還要寶玉解說《列女傳》，見寶玉呆呆的，也不敢再說。

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？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，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，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，大凡有些姿色的，都不敢挑。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，五兒跟著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，見了一面，更覺嬌娜嫵媚。今日虧得鳳姐想著，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，竟是喜出望外了。所以呆呆的想他。

賈母等著那些人，見這時候還不來，又叫丫頭去請。回來李紈同著他妹子，探春、惜春、史湘雲、黛玉都來了，大家請了賈母的安。眾人廝見。獨有薛姨媽未到，賈母又叫請去。果然姨媽帶著寶琴過來。寶玉請了安，問了好。只不見寶釵、邢岫煙二人。黛玉便問起“寶姐姐為何不來？”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。邢岫煙知道薛姨媽在坐，所以不來。寶玉雖見寶釵不來，心中納悶，因黛玉來了，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。不多時，邢王二夫人也來了。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，自己不好落後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，說是正要過來，因身上發熱，過一回兒就來。賈母道：“既是身上不好，不來也罷。咱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。”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，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，大家序次坐下。吃了飯，依舊圍爐閒談，不須多贅。

且說鳳姐因何不來？頭里為著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，不好意思，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：“迎姑娘那里打發人來請奶奶安，還說并沒有到上頭，只到奶奶這里來。”鳳姐聽了納悶，不知又是什麼事，便叫那人進來，問：“姑娘在家好？”那人道：“有什麼好的，奴才并不是姑娘打發來的，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。”鳳姐道：“司棋已經出去了，為什麼來求我？”那人道：“自從司棋出去，終日啼哭。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，他母親見了，恨得什麼似的，說他害了司棋，一把拉住要打。那小子不敢言語。誰知司棋聽見了，急忙出來老著臉和他母親道：‘我是為他出來的，我也恨他沒良心。如今他來了，媽要打他，不如勒死了我。’他母親罵他：‘不害臊的東西，你心里要怎

麼樣？’司棋說道：‘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。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，我就是他的人了，決不肯再失身給別人的。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膽小，一身作事一身當，為什麼要逃。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，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。媽要給我配人，我原拼著一死的。今兒他來了，媽問他怎麼樣。若是他不改心，我在媽跟前磕了頭，只當是我死了，他到那里，我跟到那里，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。’他媽氣得了不得，便哭著罵著說：‘你是我的女兒，我偏不給他，你敢怎麼著。’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涂，便一頭撞在牆上，把腦袋撞破，鮮血直流，竟死了。他媽哭著救不過來，便要叫那小子償命。他表兄說道：‘你們不用著急。我在外頭原發了財，因想著他才回來的，心也算是真了。你們若不信，只管瞧。’說著，打怀里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。他媽媽看見了便心軟了，說：‘你既有心，為什麼總不言語？’他外甥道：‘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，我若說有錢，他便是貪圖銀錢了。如今他只為人，就是難得的。我把金珠給你們，我去買棺盛殮他。’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，也不顧女孩兒了，便由著外甥去。那里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。司棋的母親看見詫异，說：‘怎麼棺材要兩口？’他外甥笑道：‘一口裝不下，得兩口才好。’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，只當是他心疼的傻了。豈知他忙著把司棋收拾了，也不啼哭，眼錯不見，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里一抹，也就抹死了。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，倒哭得了不得。如今坊上知道了，要報官。他急了，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，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。”鳳姐聽了，詫异道：“那有這樣傻丫頭，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！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东西来，她心里没事人似的，敢只是这么个烈性孩子。論起來，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，但只你纔說的叫人聽著怪可怜見兒的。也罷了，你回去告訴他，我和你二爺說，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。”鳳姐打發那人去了，才過賈母這邊來。不提。

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棋，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，單為著一只角兒死活未分，在那里打劫。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：“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。”賈政道：“請進來。”小廝出去請了，馮紫英走進門來。賈政即忙迎著。馮紫英進來，在書房中坐下，見是下棋，便道：“只管下棋，我來觀局。”詹光笑道：“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。”馮紫英道：“好說，請下罷。”賈政道：“有什麼事么？”馮紫英道：“沒有什麼話。老伯只管下棋，我也學幾著兒。”賈政向詹光道：“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，既沒事，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。馮大爺在旁邊瞧著。”馮紫英道：“下采不下采？”詹光道：“下采的。”馮紫英道：“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。”賈政道：“多嘴也不妨，橫豎他輸了十來兩銀子，終久是不拿出來的。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。”詹光笑道：“這倒使得。”馮紫英道：“老伯和詹公對下么？”賈政笑道：“從前對下，他輸了，如今讓他兩個子兒，他又輸了。時常還要悔幾著，不叫他悔他就急了。”詹光也笑道：“沒有的事。”

賈政道：“你試試瞧。”大家一面說笑，一面下完了。做起棋來，詹光還了棋頭，輸了七個子兒。馮紫英道：“這盤終吃虧在打劫里頭。老伯劫少，就便宜了。”

賈政對馮紫英道：“有罪，有罪。咱們說話兒罷。”馮紫英道：“小侄與老伯久不見面，一來會會，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，帶了四种洋貨，可以做得貢的。一件是圍屏，有二十四扇槅子，都是紫檀雕刻的。中間雖說不是玉，卻是絕好的硝子石，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。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，都是宮妝的女子，名為《漢宮春曉》。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，刻得又清楚又細膩。點綴布置都是好的。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卻可用得著。還有一個鐘表，有三尺多高，也是一個小童兒拿著時辰牌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。里頭也有些人在那里打十番的。這是兩件重笨的，卻還沒有拿來。現在我帶在這里兩件卻有些意思兒。”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，見幾重白錦裹著，揭開了錦子，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，里頭金托子大紅縐綢托底，上放著一顆桂圓大的珠子，光華耀目。馮紫英道：“据說這就叫做母珠。”因叫拿一個盤兒來。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，道：“使得么？”馮紫英道：“使得。”便又向怀里掏出一個白絹包兒，將包兒里的珠子都倒在盤子里散著，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，將盤置于桌上。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滾到大珠身邊來，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，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，都粘在大珠上。詹光道：“這也奇怪。”賈政道：“這是有的，所以叫做母珠，原是珠之母。”那馮紫英又回頭看著他跟來的小廝道：“那個匣子呢？”那小廝赶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。大家打開看時，原來匣內襯著虎紋錦，錦上疊著一束藍紗。詹光道：“這是什麼東西？”馮紫英道：“這叫做鮫綃帳。”在匣子里拿出來時，疊得長不滿五寸，厚不上半寸，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，打到十來層，已經桌上舖不下了。馮紫英道：“你看里頭還有兩折，必得高屋里去才張得下。這就是鮫絲所織，暑熱天氣張在堂屋里頭，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，又輕又亮。”賈政道：“不用全打開，怕疊起來倒費事。”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拾。馮紫英道：“這四件東西价兒也不很貴，兩萬銀他就賣。母珠一萬，鮫綃帳五千，《漢宮春曉》與自鳴鐘五千。”賈政道：“那里買得起。”馮紫英道：“你們是個國戚，難道宮里頭用不著么？”賈政道：“用得著的很多，只是那里有這些銀子。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瞧。”馮紫英道：“很是。”

賈政便著人叫賈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，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著，又把兩件東西一一試過。賈璉道：“他還有兩件：一件是圍屏。一件是樂鐘。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。”鳳姐兒接著道：“東西自然是好的，但是那里有這些閒錢。咱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。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，象咱們這种人家，必得置些不動搖的

根基才好，或是祭地，或是義庄，再置些墳屋。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，還是點兒底子，不到一敗涂地。我的意思是這樣，不知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們怎麼樣。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，只管買。”賈母與眾人都說：“這話說的倒也是。”賈璉道：“還了他罷。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，為的是宮里好進。誰說買來擱在家里？老太太還沒開口，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！”

說著，便把兩件東西拿了出去，告訴了賈政，說老太太不要。便與馮紫英道：“這兩件東西好可好，就只沒銀子。我替你留心，有要買的人，我便送信給你去。”馮紫英只得收拾好，坐下說些閒話，沒有興頭，就要起身。賈政道：“你在我這里吃了晚飯去罷。”馮紫英道：“罷了，來了就叨扰老伯嗎！”賈政道：“說那里的話。”正說著，人回：“大老爺來了。”賈赦早已進來。彼此相見，敘些寒溫。不一時擺上酒來，肴饌羅列，大家喝著酒。至四五巡後，說起洋貨的話，馮紫英道：“這种貨本是難消的，除非要象尊府這种人家，還可消得，其餘就難了。”賈政道：“這也不見得。”賈赦道：“我們家里也比不得從前了，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。”馮紫英又問：“東府珍大爺可好么？我前兒見他，說起家常話兒來，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，遠不及頭里那位秦氏奶奶了。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，我也沒有問起。”賈政道：“我們這個侄孫媳婦兒，也是這里大家，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。”紫英道：“胡道長我是知道的。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。也罷了，只要姑娘好就好。”

賈璉道：“聽得內閣里人說起，賈雨村又要陞了。”賈政道：“這也好，不知准不准。”賈璉道：“大約有意思的了。”馮紫英道：“我今兒從吏部里來，也聽見這樣說。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？”賈政道：“是。”馮紫英道：“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？”賈政道：“說也話長。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，流寓到蘇州，甚不得意。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，時常周濟他。以後中了進士，得了榜下知縣，便娶了甄家的丫頭。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。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，沒有找處。雨村革了職以後，那時還與我家并未相識，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，請他在家做西席，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。因他有起复的信要進京來，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，林姑老爺便托他照應上來的，還有一封荐書，托我吹噓吹噓。那時看他不錯，大家常會。豈知雨村也奇，我家世襲起，從代字輩下來，宁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，一概都明白，因此遂覺得親熱了。”因又笑說道：“幾年門子也會鑽了。由知府推升轉了御史，不過幾年，升了吏部侍郎，署兵部尚書。為著一件事降了三級，如今又要升了。”馮紫英道：“人世的榮枯，仕途的得失，終屬難定。”賈政道：“象雨村算便宜的了。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，從前一樣功勳，一樣的世襲，一樣的起居，我們也是時常往來。不多幾年，他們進京來

差人到我這里請安，還很熱鬧。一回兒抄了原籍的家財，至今杳無音信，不知他近況若何，心下也著實惦記。看了這樣，你想做官的怕不怕？”賈赦道：“咱們家是最沒有事的。”馮紫英道：“果然，尊府是不怕的。一則里頭有貴妃照應，二則故舊好親戚多，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至于少爺們，沒有一個刁鑽刻薄的。”賈政道：“雖無刁鑽刻薄，卻沒有德行才情。白白的衣租食稅，那里當得起。”賈赦道：“咱們不用說這些話，大家吃酒罷。”大家又喝了幾杯，擺上飯來。吃畢，喝茶。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，馮紫英便要告辭了。賈赦賈政道：“你說什麼？”小廝道：“外面下雪，早已下了梆子了。”賈政叫人看時，已是雪深一寸多了。賈政道：“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么？”馮紫英道：“收好了。若尊府要用，价錢還自然讓些。”賈政道：“我留神就是了。”紫英道：“我再聽信罷。天氣冷，請罷，別送了。”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